



二阶堂黎人

恐怖的人狼城

# 青狼古堡的幻影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恐怖的人狼城

青狼古堡的幻影

(日) 二阶堂黎人 著  
陈柏瑶 麦卢宝全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JINROUJOUNOKYOFU FURANSUHEN

© Reito Nikaido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恐怖的人狼城 青狼古堡的幻影 / (日) 二阶堂黎人著; 陈柏瑶, 麦卢宝全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133-0581-5

I. ①恐… II. ①二… ②陈… ③麦…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B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7570号

---



## 恐怖的人狼城 青狼古堡的幻影

(日) 二阶堂黎人 著; 陈柏瑶 麦卢宝全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李 冰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625

字 数: 36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一版 201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81-5

定 价: 33.0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致读者



凡属本馆出版之书籍，均经本馆  
工作人员，一一细心校核，力求  
准确。惟因篇幅所限，未能一一  
校核，如有错误，尚希读者  
见谅。本馆为便利读者起  
见，特将本书之目录，印于  
书后，以便读者查阅。如有  
任何意见，请向本馆  
编辑部联系。

——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编辑：XXX

校对：XXX

设计：XXX

印刷：XXX

0802922

香港电影的幻梦

午夜文库

1313.45

623



703584

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

## 【人物介绍】

### （受邀访客）

罗兰德·凯尔肯	28岁	律师
加斯帕尔·萨鲁蒙	55岁	巴黎警察局谋杀调查组警官
西格蒙德·谬拉	60岁	历史教师
约翰尼斯·摩斯	48岁	阿尔萨斯银行常务董事
安托万·夏莉斯夫人	35岁	寡妇
葛罗德·兰斯曼	50岁	餐厅老板
杰克·阿诺	55岁	皮肤科医师

### （城里的人）

克雷格·施莱谢尔伯爵	61岁	青狼城城主
娜塔莉·施莱谢尔伯爵夫人	26岁	城主夫人
莱因哈特·施莱谢尔	8岁	伯爵之子
阿兰·卢希安	32岁	娜塔莉的哥哥
古斯塔夫	56岁	男仆
克劳蒂尔	46岁	女佣
法妮	39岁	女佣
盖尔达	59岁	厨师
普拉格夫妇		酿酒场的农家夫妇

### （其他）

安杰姆·德尔赛	39岁	巴黎检察厅助理检察官
约翰·里凯	85岁	生物学博士
罗赛·巴尔德	24岁	罗兰德的恋人
希尔格尔	98岁	吉卜赛占卜师
尤金·夏普伊	68岁	阿尔萨斯独立沙龙的理事
鲁耶尔·赛迪	66岁	阿尔萨斯独立沙龙的理事
波尔·盖拉德	51岁	审计署职员
汉斯·迪曼	53岁	德国税务监察局调查员
帕尔·雷姆	年龄不详	身份不详



目录

往事

- 2 圣枪
- 8 黑色房间

物语

- 14 第一章 与旧友重逢
- 33 第二章 纳粹的遗物
- 51 第三章 恶魔的计划
- 69 第四章 这世上没有……
- 88 第五章 更深的疑惑
- 108 第六章 魔女们的忧愁

日记

- 136 六月九日之一
- 153 六月九日之二
- 171 六月九日之三
- 191 六月十日
- 211 六月十一日之一
- 230 六月十一日之二
- 251 六月十二日之一
- 275 六月十二日之二
- 295 六月十二日之三
- 316 六月十二日之四
- 336 六月十三日之一
- 357 六月十三日之二
- 381 六月十四日

你听过这个传说吗？当然是我们出生以前几百年的故事……

——哈灵顿·海克斯《怪物》

## 圣枪

普林尼早就将到手的钱全换成酒了。艳阳高照，天气有点热，只有酒是摆脱忧郁的良药。

他是罗马士兵，等一下回军营后，还得为那把长枪的下落编个借口，而且绝对免不了挨一顿骂，也许背上还会挨个两三鞭子。不过这些他都能忍受，毕竟受伤已是家常便饭了，而且，酒都已经喝了，也不能多说什么，受罚是应该的。

话虽这么说，但总觉得气愤难消，为什么只有他必须受罚，真是太不公平了。普林尼拿起边缘有缺口的杯子，喃喃自语。他晒黑的脸因为酒精的作用而逐渐泛红，沾满汗臭味的铠甲就放在残破不堪的椅脚边。

是朗基努斯队长！他一定用了更高的价钱，将那男子的尸体卖给犹太人，从中获利。这样的话，多少也该分给我一些好处吧！但那家伙老是肆无忌惮，还把最坏的差事留给我们下级士兵。话虽如此，不过，也托朗基努斯那家伙的福，让我们免去了在大太阳底下为死囚挖墓的苦差事。朗基努斯大概是对那些家伙说：“尸体给你们，但必须在夜里运出去，不能让

任何人看到。”

另一方面，普林尼为了买酒喝，也拿自己的老旧长枪与犹太人交易。其实，是那个叫保罗的家伙自己把钱送上门的，那个狡猾又猥琐的男子看似是那个死囚的同伴，但实际上呢？犹太人尽是一些表里不一的背叛者。

那个时候，他正走到井边准备清洗沾上那男子血渍的枪，保罗从暗处走出来，从胸口拿出装了钱币的小袋子，希望能买他的枪。他当然不可能答应，一个士兵没了武器是会被上级斥责的。但保罗不断提高价钱，最后，他终于被诱惑了，将那把老旧的长枪卖给了那家伙。

然后，积了一层沙土的弯曲小巷中出现了其他犹太人的身影。普林尼还以为自己就要被他们攻击了，但那个死去男子的信奉者们竟在他面前跪下，向他膜拜、道谢。他一头雾水。那些犹太人却说，因为普林尼拿那把枪刺穿了那个死囚的左腹，让他得以早些从刑罚的痛苦中解脱。

但是，普林尼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那只是职责所在，而且，他也无法继续忍受那个懦弱死囚的胡言乱语。那家伙看着在自己脚边的普林尼，不断告诉他何谓上帝，令人生厌地不停说教，而各各他山丘上艳阳高照，普林尼只想尽快结束行刑，从中解脱。所以他才猛然拿起枪刺向那家伙的侧腹，但那些穷酸的犹太人误解了他的动机，竟然像蠢蛋似的感激他。

还有那个保罗，他并不是因为珍视那把长枪才买下它的。那家伙暗中与犹太总督彼拉多来往，曾出现在迫害那个死囚的现场，甚至在他的信徒司提反被逮捕时，还率先向他丢石头。所以保罗其实是感激普林尼和他的枪的，而且比任何人都高兴，因为那把枪彻底根除了那个伪善者的呼吸。

保罗大概想用那把枪拿来威吓其他的犹太教教徒吧！就算那只是对上帝的一种象征，但它确实刺穿了“救世主”的肉体，的确能有效威吓那些愚蠢的犹太人。

普林尼喝完剩下的酒，环视冷清的店内。这里白天也有一些与自己一样的士兵在喝酒。

空虚。

为什么会待在这种酷热的偏远地方？为什么要到这个丑陋又疯狂的地方，然后被卷入憎恨、背叛与轻蔑彼此纠缠的旋涡中？

啊！普林尼一边喝酒一边想：真想回家，回到丰饶美丽的罗马，那里有我的妻儿，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五年，还是六年？我们为了压制犹太人而来到这里，但成为俘虏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普林尼要求那个有一对死鱼眼的黑人女奴再为他斟酒，在等待之时，他难免感叹。

没有什么罗马帝国无法征服的！

这根本就是谎言。谎言，谎言，谎言！

那男子就是证明，因为那个瘦弱又有妄想的男子直到最后仍不屈服，不是吗？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普林尼几乎就要相信那个瘦弱男子的话了——他是真正的上帝之子。不，与其说相信，不如说，他期待那就是真理。

但那男子其实与大多数伪善者没什么两样。若那家伙真是救世主，为何这么轻易地就死了？

乞求怜悯的乞丐。

夸大其词与自大妄想。

冒牌救世主。

坚信自己是上帝之子的自大狂。

率先承受苦难。

愚蠢的微笑。

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普林尼看过太多类似的人了，而那些人的宝贵生命全都葬送在那把卖给保罗的枪下。那些救世主都一个样，自称是上帝之子，主张能创造奇迹，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证明或展现奇迹。

他一直无法理解那男子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赢得部分群众的信任。明明上个月处死的法利赛人的救世主更具威严。一般说来，群众都会追随在英雄身后，但那男子明明是个极端的对比：他比一般男子瘦弱，没有卓越的风采，连言行都缺乏自信，瘦削得几乎皮包骨，没整理的头发与胡须沾满尘埃，怯弱的双眼藏在凹陷眼窝的深处，跳蚤、虱子及臭虫似乎已寄宿在身，还有那难闻的体臭，就连他缠在身上的腰布也散发出臭味。

那男子与人说话时，从不正眼看对方，飘在空中的眼神不时窥伺官吏的脸色。他的话像含在嘴里似的，声音轻得难以听清楚，还不断从喉咙深处吐出无聊的话语或妄言。

——我们在天上的上帝！

那个家伙净说些要爱别人、要对邻人仁慈、要有悔改之心这类缺乏一贯性又幼稚的教条之词。

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贴近现实吧！实在太人性化了……

那男子最大的特征就是那总是望向远方的茫然眼神。的确，他给人的感觉与那些伪善的预言者并不一样，对那些被虐待的、低下的犹太人来说，这或许正是他的吸引力所在。

但这些疑问都随着那男子的死去而烟消云散了，他燃起的奇迹般的信心也化为虚无的尘埃。

普林尼喝完酒，从方形小窗望向对面人家的红褐色石墙。外面吹起了风，黄沙飞舞，他仿佛看见那个拙劣地煽动民众的家伙的侧脸浮现于天际。

本该支持那男子的多数民众开始指责他说谎，嘲弄他，甚至向他丢掷石块或吐口水，而男子就在众人的怒骂中，一步步走向各各他山。

他顶着荆棘做成的王冠，滴滴滴落的鲜血染红了他惨白的脸，脚踝被士兵系上即将成为自己刑具的十字架，但他只是默默地顺服——因为身体太虚弱了，他实在无力反抗。

那男子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写有“犹太人之王”的牌子。民众见状有喜悦，有骚动，也有嘲弄。对他们而言，他罪有应得，因为他的言行亵渎了犹太人的上帝。

希望那个犹太叛徒死的，其实是犹太人自己，还有犹太教的领袖，罗马人不过顺势而为。

犹太总督彼拉多命令朗基努斯队长逮捕那家伙，结果却是由普林尼等士兵将那家伙的手脚钉上十字架，竖立在这个作为死刑场的山丘上。

烈日当头，那男子与其他两名盗贼一起被钉上十字架。两个盗贼忍着痛苦，对前来观看自己痛苦模样的群众辱骂嘲笑，但那个懦弱的男子只

是一味地对让他沦落至此的上帝说话。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要舍我而去……

那男子直到哭干了双眼，仍不断喃喃自语着对上帝不愿帮他的不满与抱怨。真是不可思议，他竟坚信这世上有神，并坚信神会拯救自己。

站在远处观望的群众或许不知道，行刑前，那男子不断恳求，希望不再欺骗民众……但是太迟了，不会有人来救他的，因为民众渴望流血事件，必须要有牺牲者。普林尼只能对他寄以无限同情。

其实那个衰弱的家伙应该还能撑个一天一夜，但是，在烈日的灼烧下，普林尼却拿起枪刺向他的左胸下方。他连叫出声的力气都没了，鲜血从伤口汩汩冒出，或许是因为酷暑，这些液体变得黏浊。

那些犹太人的要求是对的，唯有他死亡的事实才能证明他的谎言。那家伙根本不是救世主，也不是上帝之子，否则，上帝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杀？

大抵而言，群众才是真正的无知者。未进化的犹太人不仅无知愚昧，而且又迷信又缺乏教养。

那男子能将水变成葡萄酒？

那真的是神迹？

别开玩笑！他只是刚好因为没有容器，所以才将葡萄酒倒在手心让病人喝下去。

看不见的眼睛竟然能看见了？

那只是因为他以衣袖拂去了上下眼睑的污垢。

人可以死而复生？

那是因为他叫信徒拉撒路站在墓中。

然而，这些小事经过数日，竟变成出现神迹这类迷惑人心的流言。普林尼很清楚，这是他的门徒约翰与彼得的阴谋，他们将这些谎言大肆宣传，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眼即知是伪善的告知。

不过，这一次，那些愚蠢的民众应该都觉醒了，因为来取回钉在十字架上的男子尸体的人，只有他的母亲与爱人，此外还有一个女子拿水壶盛接他流下来的鲜血。普林尼心中暗想，如果那些血也能换成钱币该有多好，

毕竟是自己的枪刺穿了那家伙的身体，才会有那些污浊的血流出来，所以自己更有权利拥有它们。

我的枪——那把破铜烂铁——保罗那狡猾的家伙竟然将它当成至宝，真是愚蠢。那只是一根附上铁片、轻易就能买到的木棍啊——不，愚蠢的是我，我应该提高价钱才是。普林尼越想越后悔。

他皱起被烈日晒红的脸，吐出带着酒味且发酸的口水。只有一点点唾液，因为这里是荒野，是沙漠。在这里，什么都是干枯的——空气是干的，地面是干的，人心是干的，连血、水，与眼泪都是干的。刚吐出的唾液也被滚烫的地面立即吸收了。

再也不想耶路撒冷这种地方来了。

好想尽早离开这片荒芜的土地，回到幸福的故乡。

备受虐待的人们。

——我们才是殉教者。

## 黑色房间

人工月光下

铅色钩爪舔舐着腐败肉块

通往瞬息万变地狱之旅程

只为夺取撒旦之神液

那是生命奥秘之所在

遵循巨蟹官的命令

一如大天使米迦勒的迷失

在严冬的清晨苏醒

回归地表之际

沉溺于炼金术之幻梦想象

邪佞之雷云

在蓝色花朵盛开的幽深花园里

落下愤怒的闪电吧

创造霍尔蒙克斯<sup>①</sup>的炼金术师帕拉塞尔苏斯<sup>②</sup>

以黄泉之国的怪兽之如雷咆哮赞颂其喜悦

取出灿烂辉煌的贤者之石

令妖魔魂魄依附之

招来天上之人的毁灭与愤怒

我等群聚精灵之家

律法博士阿基巴咏唱

在珍珠彼端

末日将临

宽敞房间里的低矮天花板上垂挂着一个徒具形式的水晶灯。由于长年受到烛火烟熏，水晶灯罩早已染上脂色，真正的照明只能仰赖感受不到温度的水银灯。两扇厚重的橡木门扉紧闭，凛冽的空气中弥漫着石头、陈旧木头与酒精之类的味道，并混杂了鲜血与腐败之气。

石壁因发霉并布满尘埃而脏污退色，较长的两侧陈列着坚固耐用的铁柜，门扉对面的墙壁则安放着有玻璃门的展示柜。无论是铁柜还是玻璃展示柜里都放着医疗器材、药剂或纱布等东西，显得有些局促。铁柜上方的墙壁挂有鹿或熊等动物的头部标本，标本上也堆满灰尘。当然，骨骼标本或仅有上半身的身体标本也放置在其中。

在这些东西的环绕下，房间左侧是木制的大书桌和几张贴了木夹板的工作台，右侧是手术台与放置工具的推车，房间角落有个小铁桶，还有深绿色的液化气钢瓶。

书桌上有台灯与X光片看片灯，文件、照片，还有几张X光片散乱在桌上。

工作台似乎是化学或医学的实验场所，杂乱无章地放置着许多实验工具，有显微镜、酒精灯、广口杯、烧杯、金属支架、吸管、砝码、天平、

① 霍尔蒙克斯 (Homunculus)，即人造人。原意为“小矮人”，是炼金术师创造出来的生命，相传它们有神奇的能力，可以预言未来。

② 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1493-1541)，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医学家。